

■只是故事

教数学的胡老师不仅爱数字,还爱炒股,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。最严重的一次是,新学期的第一堂课,他走上讲台说的不是“上课了”,而是“开盘了”!

此事反映到校长那儿,校长找他谈话,据说他在自辩时仍三句话离不开股票:“校长,学生就好比我们的‘自选股’,我们必须时刻盯着每一只股票在盘中的走势。每一天,从第一节下课到最后一节课,好比股市的开盘与收盘,这中间的过程直接关系到‘中报’和‘年报’。我在课堂上把‘上课’说成‘开盘’,虽然不对,但足见我每一节课的重视……”

胡老师的“高见”自是

难得校长的认同,领到了一次“口头警告”。

期末考试结束,两个同桌的学生,上学期成绩最好的苏可与成绩最差的王晓星,这次数学考试答卷居然一模一样,而且分数只有70分!胡老师气坏了,把他们叫到办公室,开始了苦口婆心地训导:

“苏可同学,你本是班上第一的‘绩优股’,没想到从上学期的100分下滑到现在的70分,‘业绩’减少了30%!你说说,你这学期是怎么‘经营’的?还有,王晓星,按照你上学期的‘业绩’,本来是要被‘ST’的,就是留级,懂吗?只是在‘投资者’——你父母的一再要求下,你才得以继续在这个

股迷老师

韦戈

班‘上市’。为了迅速提高你的‘业绩’,我特意将苏可和你进行‘重组’,谁知你不光拖垮了苏可,还和他联手‘造假’!这是欺骗‘投资者’的行为!打电话叫你们的父母来,马上开‘股东大会’!”

对胡老师的话,两个学生似懂非懂,但还是听明白要请家长来。

家长来了,好在他们都是股民,对胡老师的话是一听就明,而且其中一位“投资者”还对学校收费提出质疑:“胡老师,学校开了那么多的兴趣班,什么书画班、游泳班,我们家晓星隔三岔五就向我要钱。孩子课外时间就那么一点,有精力参加那么多班吗?学校这种行为与上

市公司滥搞‘增发’有什么区别?”

胡老师愣了一下:“学校是开设了一些兴趣班,但都是自愿的,并非全部参加。据我所知,王晓星同学并没有参加任何一个兴趣班。至于他给你们的‘招股说明书’是如何说的,以及‘募集’的资金最后投到哪里去了,我们根本不知情。”

王家父母又气又恨,但这时也发作不起来,只好又埋怨胡老师:“这孩子如此欺骗‘投资者’,只能怪你们监管不力!”

胡老师目瞪口呆,转念一想,又不平了:“你们‘上市公司’信息披露不及时,我又从何处监管?”

■三言二拍

学生给老师当枪手

朱燕舞

大学要放假了,辅导员的工作倒多起来了,领导要求每个辅导员把班级每个学生的成绩都寄到学生家里去。工作量大小先不说了,最让计算机系老师头疼的是一直用电脑打字,如今手写起来还真是别扭。我的字还马马虎虎像个高中生的样子,陈老师才写了一个信封,便被我们笑称像一年级小学生的字。如果学生家长看到这样的字,肯定会说我们误人子弟的。

■不是乱弹

老公不如钟点工

郭美文

前不久搬了新家后,虽然房子宽敞了不少,但打扫卫生的烦恼也多了。我是个懒散惯了的人,拿出“男主外、女主内”的老话来敷衍老婆,老婆也毫不示弱,凭借伶俐牙齿来反驳我。最后,我与老婆不得不拿出一个折中的方案,就是逢单日我做家务,逢双日由老婆来做。

周末恰巧是个单日,一大早老婆就把我从被窝里揪出来,指着阳台上的窗户说:“你看看,上面的灰都把阳光挡住了,快去擦擦。”我有些不爽地说:“昨天你怎么不擦?”老婆又着腰说:“我有恐高症。”老婆强词夺理的态度使我无可争辩,只好慢慢腾腾地起来,边走边抱怨:“我真是吃亏,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呢,无论如

何我都比你多干一天。”

刚到阳台,老婆突然惊呼一声:“你看看人家两口子。”我循声望去,原来是邻居阳台上的一对男女,男的正在擦洗玻璃,女的端着一杯水,看着男的干活,样子很惬意。他们也许是另一个单元的住户,我还是头一次见到他们。这时,老婆又说:“你就不能学学?看人家的老公多好!”

对面那男的很快就把手擦好了,他朝着我招了招手,也许是我刚才一直看着他干活有些失礼,我尴尬地问:“有什么事吗?”

那男的大声喊道:“我看你们家的玻璃也挺脏的,需不需要钟点工?我保证干得快又好,不信你可以看这家的玻璃。”

■有点出格

明显瘦了

龚文轩

同宿舍的小王各方面条件都不错,就是有点胖,为此她没少费神,使了不少方法减肥,但效果都不太理想。

昨天我陪小王出去逛街,刚出学校大门,迎面走来一个小王的朋友,一见她就做出吃惊的样子,连连说:“小王啊,几星期不见,瘦了瘦了!”我暗暗惊讶,没看出来啊!小王则十分兴奋,拉着她朋友的手,连声问:“真的吗?明显吗?”

她朋友点点头:“明显,你身上的衣服明显瘦了。”

■江湖传言

急惊风碰上慢郎中

顾欣

我这个人总是大大咧咧的,生活上不拘小节。那天,我打完篮球回到宿舍,感到口渴难耐,满宿舍没找到一口水,只好去旁边宿舍救急。进了门,见桌上只有一个杯子里有水,我也不管那杯子是谁的,拿起来就猛喝了一口。

我还没把那口水咽下去,正在一旁上网的同学小赵,忽然幽幽地说道:“这杯

水我放了有一个星期了!”我一听这话,一下没憋住,把口中的水全喷了出来,正好喷到小赵的电脑键盘上。我气呼呼地,质问他:“你干吗不早说!”他还是不急不忙,一边擦着电脑键盘一边说道:“你不知道我是慢性子啊!”

昨天下午,我又去小赵宿舍找水喝。还是那个杯子里有水,不过这次我吸取了教

训,一面把杯子往嘴边凑,一面看了看在一旁上网的小赵。小赵翻着白眼,也看着我,见我见他没有阻止我的意思,便放心地把水全喝光了。可等我把最后一口水咽下去时,小赵忽然又幽幽地说道:“这杯水还是上星期那杯!”

“你为啥不早说?”

“我怕你再喷到我键盘上!”

点击率高的优秀稿件。

此外,您仍然可以通过电子邮箱citystar111@163.com,来建立您的博客,发表文章时只需选择“南京纪事”类别即可,我们会刊登

《南京纪事》
网上征稿

言之有理



叶兆言

尊贵的熊猫

一直弄不明白熊猫为什么尊贵。物以稀为贵,记忆中,最先知道的熊猫不是活生生的动物,是“熊猫牌”几个金灿灿的小字。那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亲笔题写,就刻在我们家的一台收音机上。这是一台巨大的电子管收音机,据说当年并没有生产多少台,有个喜欢收集文物的人觊觎已久,说你让给我吧,这玩意早没用了,搁屋里还要占个钢琴的位置。我妻子

不乐意,说怎么没用,一打开它就响,信不信?

小时候去玄武湖动物园,进门左拐,用不了几步,便到了熊猫馆。这是栋很别致的中式建筑,飞檐斗拱琉璃瓦,靓丽风雅,仿佛大观园中的潇湘馆和怡红院。光看居住环境,熊猫的尊贵便与众不同,别的动物露天待着,栉风沐雨晒太阳,处在蛮荒时代,唯独熊猫哥哥和熊猫妹妹心安理得,既养尊又处优,像娇生惯养的林妹妹和贾宝玉,既不能琴棋,更不会诗画,懒洋洋地在房间吃竹子。父亲常说,古书上记载竹笋味美而无营养,熊猫光吃竹子也养那么胖,这说明古书以偏概全,肯定有问题。

我是个喜欢瞎琢磨瞎联想的人。首先,什么叫熊猫,不叫猫熊。狗熊是熊,熊猫自然也应该是熊。熊猫绝不是猫,这一点或许没有异议。习惯成自然,成了自然,就是权威,就不得不将错就

错。以熊猫憨态可掬的相貌,最好去当相声演员。搁在台上不用说话,观众自然而然会笑。附带说一句,动物里面,能相媲美的是企鹅,都属于冷面滑稽,都有一种天生的可爱。

与熊猫最初的一次近距离接触,是在十多年前的神农架。满山遍野的箭竹林旁边,导游告诉我们,经过专家多年考察,已认定这里的环境非常适合熊猫生存。箭竹是熊猫爱吃的食物,将人工饲养濒临灭绝的熊猫放归大自然,这是科研人员一直在琢磨的事。可惜我并没有在神农架看到熊猫,就跟没看到传说中的野人一样,只能身临其境地感受一下熊猫的生长环境。这环境很重要,远比在动物园的感受要深,要更实在。

全球现存的野外大熊猫,截止2005年,总数量1590多只,主要栖息在群山环抱的四川盆地。同样面临濒危的北极熊,是22000

到26000之间。种群生存的基数数量都到了极限,说完就完蛋,说消失就消失。国宝熊猫的前景不堪乐观,现在大家终于知道,保护动物,重要的是保护生存环境。环境才是根本,环境决定了一切。动物园满足了我们的好奇心,但是很显然,仅仅给熊猫住好房子,提高它的级别待遇,充其量是让它们变得越来越尊贵。太尊贵了,离灭绝的最后日子也就越来越近了。

不知道神农架的熊猫放养计划,最后有没有实现,上网搜索,没有任何消息。前些年路过四川卧龙熊猫自然保护区,朋友说起此地的大熊猫,眉飞色舞赞不绝口。很想深入进去看看,可惜时间太紧,只能擦边而过。听说这里人工放养的熊猫,生机盎然,已达到80多只。

叶兆言:著名作家。代表作有《花煞》《一九三七年的爱情》《我们的心如此顽固》等。

韩流来袭



韩东

我为什么铁石心肠

去年底,某电台的一位主持人采访我,向我提出了一系列的“年度问题”,其中有一个问题是“年度感动”。主持人问我:“在将要过去的一年里,有什么事情让你感动吗?请说一件。”我想了想,说:“好像没有什么让我感动的。”主持人说:“不会吧?总不至于你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,呵呵。”

她说的没错,这年头让我们感动的事不要太多呵!或者说,我们的感动不要太多呵!感动,绝不是太少,而是太多了。我们的报纸每天充斥着有关苦难不幸的报道,电视台真情互动类节目也不遗余力地催人泪下。感动已司空见惯,成为我们日常的食粮。问题在于,感动完了之后我们并无后续行动,既没有责任意识,也没有对自身生活的怀疑,感动完了也就完了。接下来我们寻求新的感动,犹如吸毒上瘾一般,感动使我们陶醉、成为廉价的精神享受,自我感觉良好,高尚的人格由此确认,高尚的人生由此起步。这年头,感动空前泛滥,但的确确又一文不值。

我想起了那个叫悉达多的王子,后来的佛陀,想起了他的“感动”,和我们的确是“不可同日而语”。传说中当他遭遇“生、老、病、死”,遭遇生活苦难悲惨的真相,他“感动”了。因为这“感动”悉达

多再也无法延续以往奢华安乐的生活,如果想不通有关的问题就无法继续生存。由此导致了他的寻求真理之路,最终觉悟以利众生。

自然我们不是佛陀,没有他那样的“天生丽质”,因此侈谈感动不免是一种耻辱。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,一切皆可买卖,一切皆可变为商品,感动亦不例外。我们有感动的需要,就有人为这需要而加紧生产。报纸的覆盖面、发行量,电视节目的收视率,这些都从我们的感动中而来。凶杀故事、色情搞笑之类的商品制造容易识别,而感动的产品销售服务却在民族精神的无意识中买卖正红,并且在舆论上居于绝对的道德优势。不仅媒体新闻,就是在文艺作品中贩卖感动也成了不亏本大赚的保证。我总是听说作家们为写一本书而泪流满面的情节。当我们怀疑一部电影的创作动机,总有人报告说观看过程中不止一次地流泪。这么说的人有导演、有观众、有影评家。的确,这年头好坏皆可斟酌,惟有眼泪是不可反驳的。一部让制造者落泪让接受者唏嘘的作品其价值还有什么疑问吗?有时候我想,评论作为一种专业也许可以取消了,只要雇一帮人攥着手绢儿走进展厅、戏院、电影院、音乐厅、图书馆或者书店里就可以了。当然这是说笑。

一方面我们感动不已,一方面我们的确也铁石心肠。我不知道这二者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,或者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?面热心冷正是我们这个时代人性的一个特征,以泪洗面的人心如铁石,更加地心如铁石,这可不是什么好玩的讽刺。所以说我宁愿不谈感动,取消感动这个可怕危险令人反胃的词。既然做不到面热心热,那就面冷心冷,绝不感动。

韩东:著名作家、诗人。著有诗集《爸爸在天上看我》,长篇小说《扎根》《我和你》等。

荆歌劲舞



荆歌

戒毒的少女

我对孩子,一向抱着宽容的态度。现在的社会变化多快呀!一年一个样。新鲜的事儿,像鱼缸里的泡泡一样不断地冒出来。我们做家长的,又怎么来得及跟在孩子后面说“这个不好”“那个不要”呢!况且,父母又不是上帝,怎么可能给孩子以绝对正确的指引呢?孩子的人生,

终究还是要靠他们自己去摸索和创造。但是有一件事,我认为的是每一个家长所必须经常强调的,因为它对孩子来说可是生死攸关,那就是:一定要远离毒品!

也许对才上高一的女儿说这样的话,还为时过早。但我认为,说比不说好,早说一定是比晚说好,多说一定是比少说好。因为,毒品其实离我们很近很近,吸毒也并非坏人的专利。毒品就像盘踞在路边草莽中的毒蛇,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蹿出来,在你的身上,咬上致命的一口!

最近我去苏州戒毒所参观,那儿条件不错,戒毒人员所住的,都是标房,有卫生间,有热水供应。但是,我想,住在里面的人们,一定不会快乐。我走进一个房间,见到了三位少女。她们年轻,漂亮,时尚。如果她们走在大街

上,在春风的吹拂下,在阳光的照耀下,一定会吸引无数人的视线。但是现在的她们,目光黯淡,神情慵懒,大白天的,各自躺在床上无所事事。“不能干点什么吗?哪怕是打打牌也好啊!”我对她们说。她们的脸上没有一点表情,我感觉她们的冷漠,并无敌意,却透出麻木。她们中的一个,懒懒地说“没牌”。看得出来,她们对打牌是绝无兴趣的。她们对所有的一切都没有了兴趣。她们给我的感觉是空心人,她们美丽的外表,也因为内心的无比空洞而看上去呆滞、虚假。生动、热情、天真、活泼、神采飞扬,这些,一定曾经为她们所拥有。可是现在,毒品把这一切都带走了,只留下她们塑料人一样的美丽躯壳。我真的是很感慨啊,如果她们不是吸毒者,如果这儿不是戒

毒所,那么,我就会去买一副牌来,和她们,四个人一起快乐地杀上两盘拖拉机。欢笑、乐嗨、争执,一定会在这个房间里春天一般喧闹起来。

可是这个青春变了味儿的房间里,空气沉闷、压抑而怪异。等待她们的将是什么呢?精神和肉体上剧烈的痛苦之后,她们会获得新生吗?她们离开这个屋子之后,是会脱胎换骨呢,还是剪不断理还乱地继续她们谁都无法拯救的生活?我想象不出。我的想象与她们的神情一样麻木而灰暗。我也不愿让我的想象追赶她们通往地狱的脚步,因为那样会令我感到无望、迷惘和心痛。告别她们的时候,我对她们说,祝你们好运!我是这么想的,也是这么想的。

荆歌:著名作家。主要作品有《鸟巢》《十夜谈》等。